

訟師惡稟

續編  
評註 刀筆菁華

編輯最新 四全書  
刀筆菁華集續

咎无李

醫農曾

洪元黎

文序

詞題

詞題

◎ 卷四書全文正 ◎

名律師辯訴狀菁華  
人公文菁華 菁華  
函牘菁華 菁華  
人公文菁華 菁華  
訟師辯訴狀菁華  
惡稟菁華 菁華

序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况乎刀筆然其文簡其意賅入乎情主乎理無泛詞無濫字而是非屈直辯之彌當則又烏可廢蓋非於人情世故深諳熟練者不能有也夫筆而擬之以刀其深刻峻削可知矣彼擅此者思慮精密胸多機警句斟字酌細入毫芒雖老吏讀之亦鮮有不色動首肯而入其玄中可畏哉刀筆也近世文化日進人心日險處身社會者刀筆之學又安可不稍加涉獵竹頭木屑用之得其道與金玉同功刀筆雖小道顧可忽乎哉吾友平子襟亞前輯刀筆菁華一書已風行海內近又有續集之刊屬爲之敍用綴數言以弁其端

癸亥冬十一月海虞李无咎

新編  
評註

訟師惡稟菁華

自傳

襟亞閣主編次

誘拐卸罪之惡稟

諸福寶

誣妻不貞之惡稟

謝方樽

告官反坐之惡稟

謝方樽

更正詳文之惡稟

陸芝軒

誣良爲盜之惡稟

馮執中

圖賴婚姻之惡稟

諸福寶

栽贓誣陷之惡稟

諸福寶

強搶閨女之惡稟

楊瑟嚴

控告殺人之惡稟

顧佳貽

誣告強姦之惡稟

顧佳貽

爭產誣陷之惡稟

顧佳貽

寵妾棄妻之惡稟

金鶴年

逆子狡辯之惡稟

謝方權

解除婚約之惡稟

楊瑟嚴

爭奪田產之惡稟

馮執中

誣告姦拐之惡稟

謝方權

僞造假據之惡稟

金鵠年

誣告殺妻之惡稟

陸芝軒

謀殺親夫之惡稟

馮執中

費增爭產之惡稟

馮執中

調戲辯訛之惡稟

楊瑟嚴

兄奪弟產之惡稟

李君猷

殺子誣報之惡稟

季君猷

強姦辯訛之惡稟

諸福寶

爭奪墓地之惡稟

楊瑟嚴

驅逐嗣子之惡稟

楊瑟嚴

吞沒家產之惡稟

王惠舟

誣告官吏之惡稟

王惠舟

殺夫陷人之惡稟

王惠舟

誣陷城守之惡稟

季君猷

誤報清冊之惡稟

謝方樽

謀斃寡嫂之惡稟

馮執中

惡姑殺媳之惡稟

謝方樽

悍媳毆姑之惡稟

謝方樽

毆辱斯文之惡稟

諸福寶

誣告塾師之惡稟

楊瑟嚴

借棋誣賭之惡稟

顧佳貽

戲弄官吏之惡稟

季君猷

試探知縣之惡稟

馮執中

請求發賑之惡稟

楊瑟嚴

索債反噬之惡稟

諸福寶

考試舞弊之惡稟

季君猷

誣陷富豪之惡稟

謝方樽

誣良爲賤之惡稟

楊瑟嚴

逆子毆母之惡稟

馮執中

殺夫卸罪之惡稟

陸芝軒

窩藏辯誣之惡稟

王惠舟

毀棺反噬之惡稟

謝方樽

爭嗣奪產之惡稟

楊瑟嚴

駁詰官廳之惡稟

謝方樽

逆子飾辭之惡稟

諸福寶

評續編

# 訟師惡稟青華

虞山襟霞閣主評

## 更正詳文之惡稟

陸芝軒

陸芝軒者。海虞人。工刀筆。人稱之爲白眉老虎。某日鄉中演戲。發生鬥毆。誤斃兩命。定讞後。知縣據以上詳。覆文未到。忽接臬署書辦來函。要索五千金。閩署大駭。後細細詳察。知演戲日適值忌辰。爲大不敬。知縣應斥懲。相顧束手。一籌莫展。知陸名。特延入署。請爲設法。陸不假思索。援筆爲之狀曰。

爲詳請更正事。竊卑職於某月某日詳報兇毆斃命一案。敘述案由。中於演字下。戲字上。誤脫落一猴字。合亟更正。並請治卑職以應得之處分。謹詳。

〔評〕寥寥數字。將滿天風雲。輕輕吹散。真妙手也。陸訟師惡哉。

## 誘拐卸罪之惡稟

諸福寶

秀才馮炳南。與鄰居湯某之妻孫氏目成。由魯避匿至蘇。爲湯所控。馮求救於訟師諸福寶。諸命收孫氏藏匿。勿使人獲。遂爲作狀投縣。其獄遂解。狀詞如下。

爲無辜遭陷叩求申雪事。切生員幼讀詩書，長入泮門，兢兢自矢。禮教是敦，從不敢稍越規範。貽譏士類，比鄰湯孫氏雖曾覲面，絕鮮通問。乃畫語橫加，謂有曖昧。甚且以生員設帳蘇門，謂爲柔中之約。嫡妻私奔，含沙射影，嘆血噴人。生員到蘇以來，已歷半載。卜居何所，藏嬌何地？湯某果能一一指出，甘伏斧質。如據莫須有三字，橫加人罪，其能甘心？生員一介寒儒，舌耕自給。每月所入，僅足寄家，更何來餘。買金屋以貯外婦，天下事皆可假借。唯此不容僞飾。公祖明鏡高懸，不難向居停一詢查。湯某前因乾餗，細故曾與生員有隙。此時託故敗露，冀以帷簿之隱，故入人罪。其心殊狡。其罪難逭。務乞移文原籍，飭查湯孫氏究居何所。平日與生員有無曖昧不明之處，水落石出，治以反坐。生員不勝感激待命之至。

〔評〕此稟看似平淡無奇，然層次清晰，證據確鑿。舌耕一節，更足使官廳不疑。飭查一結，益顯馮炳南心地坦白，理直氣壯。且可藉此延宕，以不了了之。真惡訟師之手筆也。

## 誣妻不貞之惡稟

謝方樽

海虞李長庚素與其妻孫氏不睦。欲娶鄰家少女。百計圖謀。終不得逞。遂以巨金贈訟師謝方樽。謝沉思有傾。問曰。汝願得惡名乎。李曰。苟能如志。無不遵命。謝卽爲作一狀。其文如下。

爲妻室不貞。請求離異。事竊民人幼娶同里孫氏爲妻。歷有多年。伉儷甚得。不料半戴以來。情好漸渙。人言啧啧。多謂孫氏近與同里諸無賴相遊。交往甚密。曖昧之事。雖非日覩。不足遽信。而帷簿之羞實入耳。已難堪。民隱忍已久。以悠悠之口。難以信從。何能以捕風捉影之談。奪我好合之情。故雖人言戴道。一笑置之。奈細察孫氏性情變易。舉動乖張。近日拍桌擊案。指桑罵槐。稍加督責。以死相要。窺其用意。實別有所圖。民竊思琴瑟不調。須改弦而後可。室家不寧。非姑息所能治。與其醜聲四播。別釀事端。何若見機而作。早日分離。小不忍則亂。大謀籌劃至再。唯有仰懇大老爺援七出之例。斷令離異。俾各安居毋生別故。故舊無大故。尙不肯棄。况同棲三戴。豈無戀戀之情。所以出此者。一則穢語難堪。貽玷家門。一則防患未然。恐遭不測。且家室之樂已缺。更何能舉。案齊眉歌廣同夢。即使忍不與較。勉

居一室亦終非久計。秦庭之璧難完已碎之甌何補。毒蛇螫手壯士斷腕泣血上陳伏乞衿鑒謹狀。

〔評〕捉姦捉雙既無憑證。何能以莫須有二字加人。乃觀其狀詞頭頭是道。娓娓動聽情之中理之內末段一則曰別釀事端再則曰母生別故又復以恐遭不測使人聞至此不禁悚然動容能欲不許而不可得矣真妙文也雖然其心狡矣。

### 告官反坐之惡稟

謝方樽

知縣李某性情狂暴。一日出行途遇醉漢毆而致死。當地舉人顧永福與官有隙。嗾醉漢妻向大府控告。官懼求救於謝方樽。謝先令狡僕誘醉漢妻私奔。再代爲作稟。結果以原告逃亡誣陷官長。將顧永福反坐。其狀如下。

爲詳覆事。伏讀札開。知縣草菅人命妄斃良民。着卽據實詳覆以昭核實等因奉此竊卑職蒞任至今兢兢以繩墨自守從未敢妄罪無辜卽笞杖細罪亦援罪疑惟輕之義不忍不教而誅况事關人命豈敢冒昧故卑職蒞任迄今從未杖殺一

人札開妄斃良民。實無其事。具稟人某氏。卑職一再飭查。早已不知去向。隨人私奔死者。某某係醉後受風。猝斃半途。卑職不特未曾毆斃。且其人面貌亦未認識。何來不根之言。抱告人顧永福。自恃舉人之尊。魚肉鄉民。包攬詞訟。去歲曾經卑職申斥。今敢妄造黑白。蒙稟大府。不僅誣官陷良。藉報宿憤。抑且藐視大吏。有意欺瞞。伏乞派員飭查。嚴刑處治。以儆效尤。而懲刁頑卑職。荷蒙栽培。待罪縣令。德不足以感人。威不足以服衆。反躬自省。咎亦難辭。務懇一併查辦。以整官方。謹詳。

〔評〕狀詞平庸無奇。唯設想甚狡。措詞亦不卑不亢。恰合知縣對大府口腔。

馮執中

馮執中與比鄰崔讐士有隙。崔開設當舖。富甲一方。某日里中曾姓遇盜。人贓俱逸。有賣菜傭在途拾得金釧一只。爲馮所見。據以報縣。並暗囑賣菜傭供扳崔讐士。謂在當舖門內拾得。因遂代曾姓作狀。一紙入公門。崔讐士破產矣。狀文如下。

爲慘遭盜刦。叩稟飭究事。竊民不幸於某月某日遇盜。明火執杖。打門入內。翻箱

倒篋搜括一空。已曾開具失單呈明在案。今路獲賣菜傭一名。據稱是日清晨路遇崔靄士當鋪門前。見有多人入內。形蹤詭異。正擬探身入門一視究竟。見多人已相將而入。門口墮下金鉗一只。一時見利生心。卽懷之而出。實不敢爲盜。察核情跡似屬非虛。今將賣菜傭一名獲案。並請迅速派吏飭查。崔靄士當鋪內有無形迹不明人物。及一切贓證。以防逃逸。竊思崔靄士世代殷實。富甲全鄉。決不致有爲盜情事。但鋪中人口衆多。難保無一二不肖之徒。借爲藏垢納污之所。賣菜傭所供當非無因。半載以來。盜風大熾。刦案累累。盜匪苟無潛身之所。其敢猖獗若斯。伏懇筋查究竟。以明真相。庶罪人斯得良民。得以安枕。不特民一人之幸也。謹稟。

〔評〕崔靄士既富甲一鄉。何至爲盜。扳諉殊難措詞。乃觀其狀。訶姍說來。偏有至理。且絕不一口咬煞。以防後日賣菜傭翻供。犯諱告之罪。其計彌工。而其心彌毒矣。又誰謂訟師不惡哉。

### 圖賴婚姻之惡稟

諸福寶

富人黃寶泰。將幼女許字同邑錢德元。後錢家遭回祿。貧無立錐。黃思悔婚。以無詞可藉。特以重金賂諸福寶。託代設法。時黃次女佩蓮適亡。諸因代作狀詞。投縣反控錢蔑視人倫。其文云。

爲蔑視人倫。叩請公斷。事竊民次女佩蓮。自幼許字同邑錢德元。文定至今已歷十五載。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民以錢德元年已弱冠。民女亦已二十有一歲。天挑灼灼。正及時之婚姻。屢遣媒妁前往催問。乃氷泮書去。消息杳然。借端託故。延約再三十年。不字歸妹。愆期風聞錢德元少年挑闥折柳攀花。雖未娶妻。已自成家。次女佩蓮得訊之下。傷遇人之不淑。歎命途之多蹇。從此工愁善病。奄奄抑抑。延至今年某月某日。竟含怨入地。雖修短有數。不能強入人罪。而雖仁被殺咎。終有歸伏懇琴堂飭提錢德元到案責以婚娶之愆期。治以薄倖之罪責。以戒無行而申冤抑痛。女心切急。不擇辭憑血上斷。伏乞明陳。

〔評〕此狀全無情理。措詞亦少安協。官廳雖昏愚。決不能爲之批准。然諸福寶正利其不能批准。可省却無數糾葛。後日錢姓來娶。即可據此一賴。圖賴淨盡。

卽欲起訴亦以黃有稟在先難以翻案。惡訟師之名洵不虛也。可畏哉。

### 栽贓誣陷之惡稟

諸福寶

諸福寶幼時曾向同邑王仁之女蕙芬乞婚。王仁以其無行推却之。諸蓄恨在心。某年適有盜賊入門。竊物爲諸所執。諸要之曰。汝能將我物今夜藏之。王仁東室王蕙芬箱中可釋汝。否則捉將官裏去也。賊不得已從之。次日諸卽投狀縣署報告失竊。並賄俊僕朱貴出認盜竊。其狀如下。

爲報告失竊。請求追贓事。竊民人於某月某日黃昏時分。忽聞大門有啟閉聲響。時全家均已安睡。知爲竊賊。卽起床檢點。見左室箱籠已啟。箱中藏有手飾匣一只。不翼而飛。急出追尋。查無朕兆。正自驚疑。而僕人朱貴忽然失蹤。徧覓不得。因思朱貴早已於晚飯後入室安寢。何竊賊來時。忽亦失跡。情節似有可疑。今晨傭歸王林氏。出門購物。路遇朱貴。卽扭之來宅。再四盤問。始悉手飾匣一只。確爲朱貴所竊。詰以贓物所在。堅不供出。不得已開具失單。並朱貴一口。送呈鈞署。務乞嚴刑敲問。以究實在。又查朱貴年輕貌俊。平時雖尚安分。然血氣未定。父母又已

早亡雖保不另有巢窟爲贓物窩藏之所伏懼大公祖明鏡高懸迅追贓證以防散匿而儆凶頑。

〔評〕狀詞平平。但設想甚狡。年輕貌俊四字。確爲後文伏綫。俾破獲後官廳不疑。手段誠辣矣哉。

### 強搶閨女之惡稟

楊瑟嚴

秀才王佐才少無行。與對門章秀嵐之女有私情。好甚蜜。屢託人作伐。不允。後王聞惡訟師楊瑟嚴名。登門請求。楊囑其強搶。並假造婚書。串出媒妁。俟章起訴後。即代作狀辯訴云。

爲圖賴婚姻。誣告搶女事。竊生員自幼卽由某某作伐。聘對門章秀嵐之女爲室。今已一十三載。生員以年已弱冠。急欲娶室成家。疊遣媒妁前往納采。道日冀成嘉禮。何意章秀嵐託故推卻。再三拒絕。窺其心思。殊有圖賴之意。後經生員嚴詞詰責。始無異言。但須六禮全金。聘錢十萬。始可卜期筮日。生員一介寒儒。賴舌耕以糊口。如此信口要求。力何以堪。不得已爲搶婚之舉。明知與禮與法均有未合。

而揆情揆勢。舍此莫由承筐。無實愧六禮之行遲。君子好逑恨五兩之幣乏。揆不孝有三。之義未敢介特。終身冒士也。無行之譏。祇可從權。搶娶王道不外。人情姻姪何致。讐寇正恩。登門拜謁。負荆請罪。乃朱簽忽至。章秀嵐已告訴強搶閨女。強搶誠非虛語。閨女亦屬實情。但婚姻早定。何故過索禮銀媒妁。具存何故。意圖悔約。生員固難辭咎。章秀嵐亦由自取。大公祖明鏡高懸。無幽不燭。愛恤士類。尤存仁心。迫切陳詞。伏乞矜鑒。婚書附繳。

〔評〕通體全無悻悻之氣。恰合口脣。承認強搶。承認強搶閨女。更屬想入非非。使劣手爲此。必無如此委婉柔和。將見金剛努目。力辯狡賴矣。然豈足如此狀之娓娓動人。竟不虞其滿紙謊語哉。不辯之辯。其辯大矣。

### 控告殺人之惡黨

顧佳貽

邑有某紳者。殿魁仙戶。一名橫屍門首。屍屬洶洶。告官請究。官與紳有雅平素。過從甚密。延宕不理。顧佳貽不平。爲作一狀。其文云。

爲自尋死路濫控紳士事。切某紳出身翰苑。曾登仕版。上受皇家深恩。下光祖宗。